

# 林 郁 容 自 傳

109 年 6 月 19 日

我畢業於台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，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，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，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療政策與管理碩士。也曾在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就讀。是進入醫業超過 30 年，從事基層醫療工作 24 年的醫師。

故鄉在雲林僻遠的濱海村落——台西鄉蚊港村，童年回憶盡是村外路旁蕭瑟的防風林，冬天夜晚呼嘯而過、尖銳刺耳如警報汽笛的森寒北風，小鎮街上任意遊蕩衣不蔽體的精神病患，缺乏修繕已顯斑駁的老家瓦房，門口那頭滴著口水後來不知去處的黃牛，還有整個村落長年風吹日曬皮膚黝黑粗糙的農人。

六零年代的台灣農民，在國家重工抑農政策的擠壓之下，終年辛勤勞動始得溫飽，若不幸遭逢天災旱澇，生存線上的農民立即有滅頂之虞，只能離鄉背井打零工或借貸度日。幼時過年前跟隨外婆前往鄰近村落收取市場小生意的欠款，往往走過一村又一村，還款者屈指可數，祖孫經常徒勞往返。區區數元到數十元的欠帳，可以讓這些窮困的農村婦女用極謙卑的姿態和言語懇求……。

1988 年五月，我在一群半夜出發、疲倦又激動的雲林農民旁邊，在激昂的口號聲稍許平靜的片刻，在警笛蜂鳴人群四散驚逃

的當下，我的目光時而不經意地瞟過這些曾經熟悉的臉孔，彷彿可以尋著多年前一面之緣的農村老婦。

因為七零年代台灣國際地位劇烈下滑而憤怒、憂心不已的學生前輩們，不旋踵即將目光投向國內的威權體制，提出國會改革、言論自由等大膽的主張。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後的數年間，國內接連爆發政治事件，社會也充斥著一股暴戾肅殺之氣，沙鹿運鈔車搶案、王迎先命案、李師科搶案等社會案件層出不窮。之後發生的陳文成命案更是撼動人心。我在此時進入大學，參加幾次漁村與原住民的服務活動之後，更加感受社會的壓抑與鬱悶。

大學時代參加了多個言論性質的社團，醫學院的「台大醫訊社」、「青杏社」、「大學新聞社」、「大學論壇社」，曾經擔任校園刊物總編輯、主筆與社長等職務多年，在校園鼓吹民主自由，要求學生直選學生會長。在1985年帶領台大學生前往甫發生礦災的海山煤礦進行田野調查。其後參與鹿港居民的反杜邦運動，以及大大小小的校園民主抗爭，在1986年因為「李文忠退學事件」遭台大校方兩大過兩小過留校察看的懲戒處分。在畢業前幾天，開進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坦克為我上了學生時代的最後一課，也是印象最深的一課。

台灣進入現代時期與中國走上不同的歷史道路。百餘年來先後納進日本殖民者的「殖民現代性」、戰後國民黨的統治與美國的全球政經影響力，構成一個複雜多元的文化與社會，這三種社會

文化的力量也深刻影響政治的發展。八零年代的台灣稍見民主的曙光，台灣社會與政治的未來往何處去的大問題逐漸浮出檯面，在解嚴前後受壓抑許久的社會力量爆發，各種社運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的迸出土壤，學生之間的討論激烈，此時已有統獨左右的論爭，學生各持立場，一時也辯得難分難解。我就在這種政治解嚴與社會力解放的活潑氛圍下走出校園。

進入醫院開始工作已是解嚴後，服務的馬偕醫院承擔支援台東地區基層醫療的任務，我曾經在長濱、成功、鹿野、關山與太麻里等地的衛生所工作，做過無數次的居家訪視，到發生肺結核群聚感染的社區宣導。對偏鄉地區原住民與榮民的健康與生活環境有深入的了解。我認為全民健保制度紓解了醫療可近性的困難，但是對於促進人民健康意識與健康行為的政策設計，當時（九零年代）是十分缺乏的。

全民健保制度是歷年來執政黨的明星政策，也意外成為台灣認同的核心部份，但是同時也是不受醫療業者歡迎的政策。健保政策的成功因素，除了契約兩造完全不成比例的議價能力以外，創辦初期冒著迅速破產的風險採取低保費與論量計酬政策，極度降低民眾負擔（但是擠壓醫療界的生存條件）的政策規劃，增強了解嚴後執政黨的統治合法性，但這個政策的方向也造成今日健保改革的困難。

經歷了出國求學、就業、創業、結婚、生子等人生階段，這

個時期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政治，但始終關注，同時也繼續支持台灣人權促進會、司法改革基金會等社運團體。青年時代的夥伴漸漸登上廟堂，很幸運的無人終老於監獄，亦無人棄市於刑場。在此同時仍有許多同輩繼續耕耘社會運動與議題。戒嚴時期嚴重失衡的政治（國家）與社會的天平漸漸恢復均衡，社會力量從統合主義國家的牢籠釋出，社會日趨多元，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與倡議團體與既有的政治力量衝突或者合作，台灣走在打造新的國家與社會契約的十字路口。我們的子孫未來依據什麼價值、以什麼物質條件，過什麼樣的生活，我們這一代的努力至關重大。

台灣的民主改革，前行世代付出巨大代價，在我們這一代獲得初步成果。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以後，國內的政局依然跌宕起伏，新生的一代與嬰兒潮世代相差已有半世紀之遙，標舉的社會價值與目標嚴厲挑戰現有的兩大政黨。太陽花運動之後，我參與創立了「時代力量黨」，並擔任多個黨內職務。將近5年的時間與青年共事，深刻感受「天然台」世代的價值與信念，並協助他們在政治場域中發揮所長。當時我主張時代力量應該標舉進步與本土兩大價值，並確信本土陣營壯大與時代力量成長的關聯性，反之亦然。

回首過往的人生軌跡，對政治工作的熱情依然在燃燒。相信我信奉的價值、專業能力、政治信念與歷練足以擔任稱職的監察委員。我希望進入監察院後繼續堅持少年時期的立志，為打造一個公義的社會，為建立一個幸福美好的國家繼續貢獻我的棉薄之力。